

我的成名与不幸

——王人美回忆录

WANGRENMEI
HUIYILU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成名与不幸

——王人美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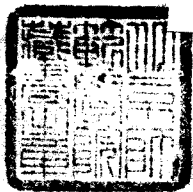
王人美 口述

解 波 整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33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53308

责任编辑：孟 涛
封面设计：麦荣邦

我的成名与不幸

——王人美回忆录

王人美口述 解 波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5 插页 平 5 软精 7 字数 139,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600册(内软精6,600册)

书号：8078·3551 定价：平装 1.45元 软精 1.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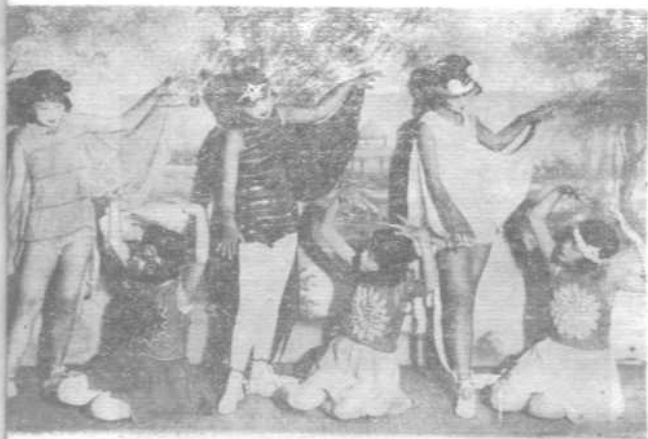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王人美是我国著名电影演员，少年时代加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团。后在孙瑜、蔡楚生等人的提携下步入影坛，主演了《野玫瑰》、《都会的早晨》、《壮志凌云》等影片。她清新自然、质朴粗犷的表演为广大观众所喜爱。1934年由她主演的《渔光曲》曾荣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这本由她口述、解波整理的回忆录，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她的童年生活和她艰辛的学艺道路。回忆录还以大量生动的事例，叙述了前辈艺术家黎锦晖、孙瑜、蔡楚生、吴永刚、金焰、叶浅予等人的思想品貌、艺术风格，及他们对待人生的严肃态度。作者还对旧社会的“明星”制给演员带来的不幸，倾诉了她的切身感受，谆谆告诫年轻的同行们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不断进步，否则将抱憾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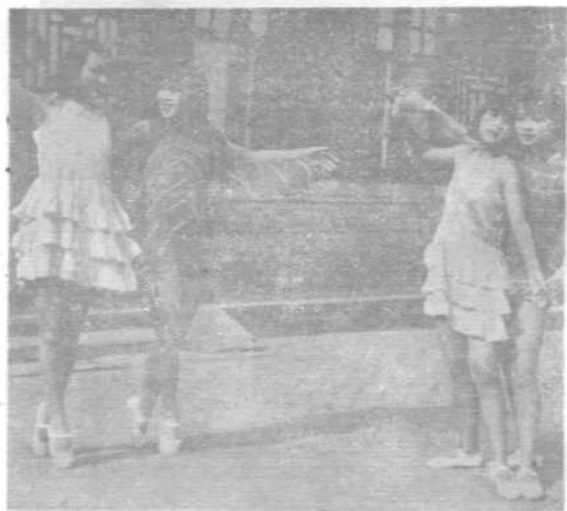


王人美(1929 年摄于沈阳)



《三蝴蝶》(1930年) 中立者为王人美,右二为黎莉莉。

《桃李争春》(1929年) 右一王人美,左一黎莉莉。





《都会的早晨》(1933年)

王人美饰 兰 儿

高占非饰 奇 龄



《都会的早晨》摄制组成员

前右起：孟君谋、蔡楚生、周 克、韩兰根、
刘继群。

后右起：孙 瑜、王人美、王桂林。



《野玫瑰》(1932年)

王人美饰 野玫瑰
章志直饰 父 亲

《渔光曲》(1933年)

王人美饰 小猫，韩兰根饰 小猴，
袁逸苇饰 舅舅。





《春潮》(1932年) 王人美饰 严玉英

《长恨歌》(1936年)

王人美饰 马尼娜, 梅 熹饰 朱冬心





1956年5月王人美与日本演员杉春村子在北京田汉家。

王人美 (1914-1992) 《中国大百科全书》

王人美与王府井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1981年)



朴素的记录 善良的心声

司徒慧敏

读人美的《我的成名与不幸》初稿，引起我很多联想、回忆与思考。

我作为人美的朋友，至今已渡过了五十三年。五十三年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眨那间的事，但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半个多世纪，是很长的了。这五十三年间我们有时在一起，有时相隔万里之外。但无论在一起或分别多年，我总忘记不了人美以及我们青年时代一起工作过、相处过的朋友们。所以读到《我的成名与不幸》一书中所说的一切，如同我自己身边事，深感亲切。

我第一次认识人美是在1932年夏天，那时我刚从国外回到上海不久，也算是中国电影界的一

个新兵。人美虽然比我年轻四、五岁——那时她不过十七、八岁，但她已经演过孙瑜导演的《野玫瑰》和其他一些影片。而那以前，她早已参加了“明月歌舞团”并且被人称为歌舞界的“四大天王”之一。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就戴上“天王”、“野猫”的花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成名太容易”和“一帆风顺”了。但是我知道她成名之前，当人们看她还是黄毛丫头的时候，她已经随着时代和生活的洪流，踏上社会，参加了“明月歌舞团”，走南闯北，漂洋过海，经过了种种的磨练。

人美在讲述她走过的迂回曲折道路时，由于数年前患过脑血栓病，语言似乎不太流畅，但她的思路还是明白的。她总想尽最大努力回忆清楚，说清楚。她是很认真的，也是很费劲的。一、二年来，她多次见到我或者在电话中和我谈到她的过去。问我哪一年、哪一个月和她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今天我读到她的《我的成名与不幸》，在语气中，在有些章节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她很吃力的神情。三年来，我曾接到过她好几次电话，有时她先表扬我一两句：“同志们说你记性最好……”然后说：“你可记得我们摄影队到石埔乡去拍摄《渔光曲》的外景，是哪一年的事？”还问：“我们到

渔民家去深入生活是怎么去的，有哪些人一同去？当时情况怎么样？”等等。我告诉她说：那是1933年秋天。我当时并不是参加摄影队，只是蔡楚生约我去看看，要我和聂耳共同商量能不能配音。那时《渔光曲》已拍摄了一大部分外景了。和他们一路到石埔渔村，但那时不叫“深入生活”，只是去看一看。交谈时她的话是结结巴巴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吐出来，非常吃力。最后差不多总是我说：“电话里是说不清的，等我有空来看你当面谈吧！”来结束我们每次冗长的电话交谈。到如今，我读到人美《我的成名与不幸》之时，我感情深处觉得十分对不住她。因为自己琐事缠身，没有一次能够实现我的诺言，和她当面谈得更清楚一些。而今，她靠自己的认真努力，去回忆一切，加上解波同志的帮助，好不容易才写成这本纯朴、真实的个人生活经历、接触和所见所闻的记录。

人美的心灵是十分美好的。她写这本回忆录不仅能给青年人以有益的教育，也使我们同时代人得到联想和借鉴。人美说把这些事写出来如果能够对今天或明天的人们有一点点用处就是她最大的愉快和满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人美也说：“我衷心希望青年朋友们：一、不要依仗父兄的荫

凉；二、不可躺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上；三、切莫靠机会和碰运气。”还告诫青年们，必须长期刻苦努力，在学习上打下坚实的基本功，获取真才实学，多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工作和学习上遇到困难，贵在坚韧不拔。一时有所成就，则贵在有自知之明。而满足便是停顿和倒退的开始，其后果可能是老大徒伤悲。人美就是有这样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告诫和爱护我们的青年人，把自己青年时代的“一帆风顺”，“成名太容易”看作是造成不幸的原因。

人美说到她个人遭遇不幸的原因，有其一定的道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复杂的封建与资本主义时代，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今天。旧时代我们的曲折遭遇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容易完全理解的。这一辈人当然包括人美那样“成名太容易”，“一帆风顺”，有一点成就被人吹捧得忘乎所以。另外还有更多的人则在长期艰苦挣扎中奋斗过来，甚至有不少人被排挤、践踏。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遭遇，各有各的不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美看到人民已经得到了政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她满怀希望、喜悦与信心。正如她自己说的，看着当时的光景，

不觉热泪盈眶。不过流的不是以往艰难岁月中的辛酸的眼泪，而是激动的热泪，幸福的热泪。她的这种心情，我们同辈的人都有所同感。就在那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刻，她下定决心，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努力学习，力求进步。当时她才不过三十四、五岁，已经是一个饱尝风霜，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锻炼的人。这种经历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演员的好条件，可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只是在几部影片中演过她自己乐于接受的配角。即是在某部影片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然而又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原因是复杂的。那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她们熟悉的旧社会已经离开她越来越远，新社会的事物又迅速变化，而她自己一时间又跟不上，很不熟悉，很不习惯。她听人说，要学习工农兵，表演工农兵，一来工农兵她很不熟悉，二来工农兵也在进步，人在变化，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加上解放后一个“运动”跟着又一个“运动”。就这样，在她正在努力奋进，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勇猛向前的时候，她病倒了。那时我还在国外。二、三年后我刚回来，才听到一位长期关心人美的老同志告诉我，说人美病了，是精神病。原因是在运动中她经不起折腾。当初我听到这个理由还不大能理

解。那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来自蒋管区，也有不少人由港澳地区或从海外回到内地。他们和从延安及其他解放区来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这样就明显形成了有人是经过了学习，经过了改造的，而另一群人则必需甘心情愿地去学习去改造。这另外的一群人当中就有一个王人美。当然在这为数众多的人中也会有迫于革命形势，不得已来参加这个学习与改造运动的。那位关心人美的老同志解释说：在这些运动中，有的人经受得起，有的人经受不起。而其中还有少数人则以为经过学习，自以为改造好了，便以革命的名义，带头打冲锋，又去改造别人。这些人久经锻炼，习惯成自然，自我改造成为“运动员”。这样的人，在革命队伍中为数不多，但影响可大。而人美呢，由于诚实，认真，而体质又较差，她竟然遇到象她书中所说的虎视眈眈地看着她跟一个二、三十年前认识她的尼姑搭讪两句话也准备去批斗她的人。人美说：当时那位同志追问她和那个尼姑有什么关系？她当场被那连珠炮般的责问轰懵了，呆楞楞说不出话来。人的体质、精神，有强有弱；人的精神状态，对于防御外间压力，也各有不同的反应。据我所知，人美有时表现得很坚强，但精神和身体一经受了

挫伤，也容易显得软弱。她就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不能不害病了。想起这些，我不能抑制我的同情和感伤。

人美正在奋发向上，在演技才能和认识上都处在逐步成熟时期，而她的艺术实践反而步步后退下来，竟然在不满五十三岁就从摄影机前消失了。关于这一点，三十年前就有人解释说：因为她的年岁太大了。这话不能使我信服，我也不能以此来说服别人。按她自己的说法，她确曾努力去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精神面貌，但她又很不熟悉这些新的一切。这当然可以说是人美退出银幕的一个理由。但当时，人美是有着烈焰般的热情的，并在继续认真学习，假如能给她以更多的实践机会去锻炼、尝试，我想她会有更大成就的。论一个演员的年龄，如果说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就不能担当主要角色，在中外电影史上是找不出这样一条规律的。如演过名片《战地钟声》、《圣女贞德》、《卡萨布兰卡》的名演员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到了六十三岁还主演了《秋光奏鸣曲》。在欧美舞台和银幕上久负盛名的伊丽莎白·伯格娜在她三十六岁时饰演了莎士比亚名作《如愿》（曾译名《皆大欢喜》）中的少女菲碧，而在